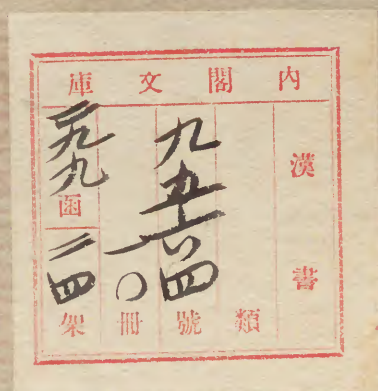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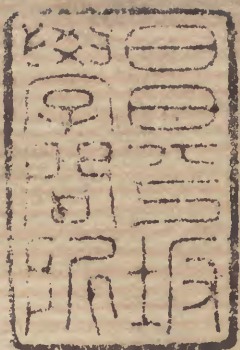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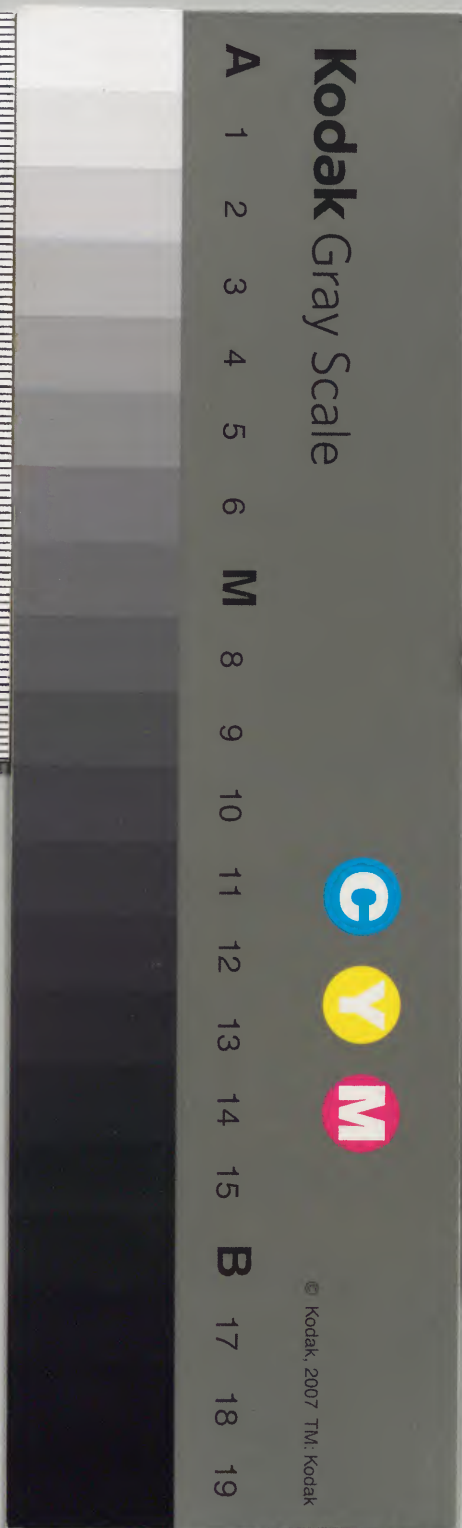


# 泚澥百金方

七六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4
冊數	10 ( 5 )
函號	299 271





并游百金方卷五

清野第五

清五穀

清芻艸

清硝磺鉛鐵

清屋宇

清地面

清水泉

清竹木

清油蠟

清什物

淺草文庫



併辟百金方卷五

惠麓酒民 編次  
歌雪居士 重訂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為資彼已先  
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兵賚  
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著

併辟百金方卷五

併辟百金方卷五



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間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糧長。糶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者。米入官為守城兵夫用。

酒民曰。凡清野俱以愚民不從為憂。不知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寘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夫小民雖愚。非不知賫盜之為害也。然而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由城中積貯無所。蓋鄉民生于鄉。長于鄉。城內略無立錫之地。其忍輸

而暴露之乎。一由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于假名賒借。不為已有。此所以寧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碍官地。聽其告佃以為倉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僧眾道眾編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米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女。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典守官與憑炤。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備賑等名。自取一粒者。定行叅劾。親與指誓天日。剖心示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



頑梗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後盡王法  
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  
糴糶官不得問惟禁出城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  
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以在  
城之米而糴于在城之人則囊漏貯中之說也或問附郭  
坦道則易清者也若羊腸鳥道不便出米為之奈何曰吾  
既不使出賊亦不便入矣即應指授方略俾本處百姓各  
據險要立砦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  
沮大事豈丈夫作略耶

###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  
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  
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  
所得遂散敗

酒民曰陳俊真能中賊要害者也



秦人芟麥

晉桓溫伐秦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  
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

趙雙徙糧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雙謂將佐  
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  
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  
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雙襲擊之斬楷殺  
獲殆盡巢聞之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

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于碓磑併骨肉食之寘春磨寨  
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寇準瘞穀

澶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徙  
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  
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  
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雖入三郡而得



不償失也。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通倉遂空。敵解去。

清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劉錡毒頰



金元术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頰上流。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夸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于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日死。皆慢毒也。今誠得五日十四日之毒。何敵之不可斃哉。

毒水方

麻花并尖苦參對配。或加白芷艸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常山為末用

毒酒方

川烏毒

草烏毒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羅花子テロセニアサカホノミ

每五分浸酒一罈

萬般毒

桃花砒紅

瑪瑙砒五色

鉄脚砒黑

狼毒熱

附子熱

天雄熱

川黃利

巴豆利

蛇埋草

一云將毒蛇埋下種荆芥採而陰乾為末入藥一云即馬旋草採時手背犯之輒腫



金絲斷腸草入腹腸則寸斷 鈎吻斷腸 爛骨草

封喉草啞 血肉草毛竅沾之血湧 姜粉迷 開羊花迷

甘遂逆 常山嘔 半夏嘔 江子油毒

鐵脚連毒 大小蓼毒 巴戟毒 巴霜毒

竹黃毒 墨記草毒 蜈蚣毒 虺蛇毒

蝥蛇毒 班毛毒

清芻草

太宗勅燒薤秋草

唐薛延陀真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

告急太宗敕思摩燒薤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劉仁恭焚草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赭地

契丹主帥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赅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幹澆不據牟駝岡

幹澆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于謙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敵所急者草。諸廠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敵馬。

極按當疑當作嘗

酒民曰。自古國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牟駝岡之已事。可鑑。如前明京城東北鄭壩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儲積最多。當有大吏請卽其地。築爲一城。以護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員。于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炤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居士曰。兵恃馬以爲強。馬恃草以爲命。斷草則馬失其命。



而兵失其強矣。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鉄

總引

硝磺鉛鉄火器之用。關係非輕。不可弃以資敵。客販治坊多。

極目權疑當作催

在城外。須先查舖行及治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鉄。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炤時價將銀見買。

清油蠟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舖。仰保甲于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桐油、柏油、麻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炤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

極按之當作之



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幫城起圍而登皆無可奈何在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劉錡焚城外民居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嚙

指無此胸衿胆力矣

趙立徹廢屋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徹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徹去屋舍移其所畜盡



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酒民曰：明季賊破光州，非攻而破之也。不過逼勒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挖掘，城以此陷。緣近城房屋半係鄉紳之業，堅不聽燬，以至于此，恨不得按三尺而問之。居士曰：徹屋一事，難言之也。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徹毀不及，競練之道，惟得其宜可也。

### 清什物

###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略舉其大者言之爾。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水石銅鐵磚瓦芟芻糶糧畜牧等類，盡徙入城。徙不逮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賊資，且借為攻城具也。

### 清地面

### 總引

濠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持。有臺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豐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



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絕之。

併澣百金方卷五終

併澣百金方卷六

險要第六

據險

失險

設險



并游百金方卷六

惠麓酒民

編次

三素居士重訂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守者非特守于城也必按  
境内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  
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游兵絕其糧道  
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也輯險要

據險

可以為法

王平議據興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夸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

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亾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北河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



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郭元振寘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寘和戎城北。磧寘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

种世衡城故寬州

宋种世衡為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安延之勢。北可圖延綏寧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于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



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卽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亡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僮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于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

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棚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楊存中不割和尚原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楊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脾睨漢中。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



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弃。

釣魚山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氏兄弟。堆璞有文武才。詣府上謁。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月。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壁。画地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爾。對曰。蜀口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屯。列兵聚糧。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設險 可以為法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真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閼。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寔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營之。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埃。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

馬燧引晉兵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

邊數有警。乃引晉水注城東。潴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

孟珙障沮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如有變。爲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額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卽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



孟宗政瀕水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陣。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外。瀕水為濠。以限騎。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埤。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魏勝築城環孤山

魏勝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中。虛寔。受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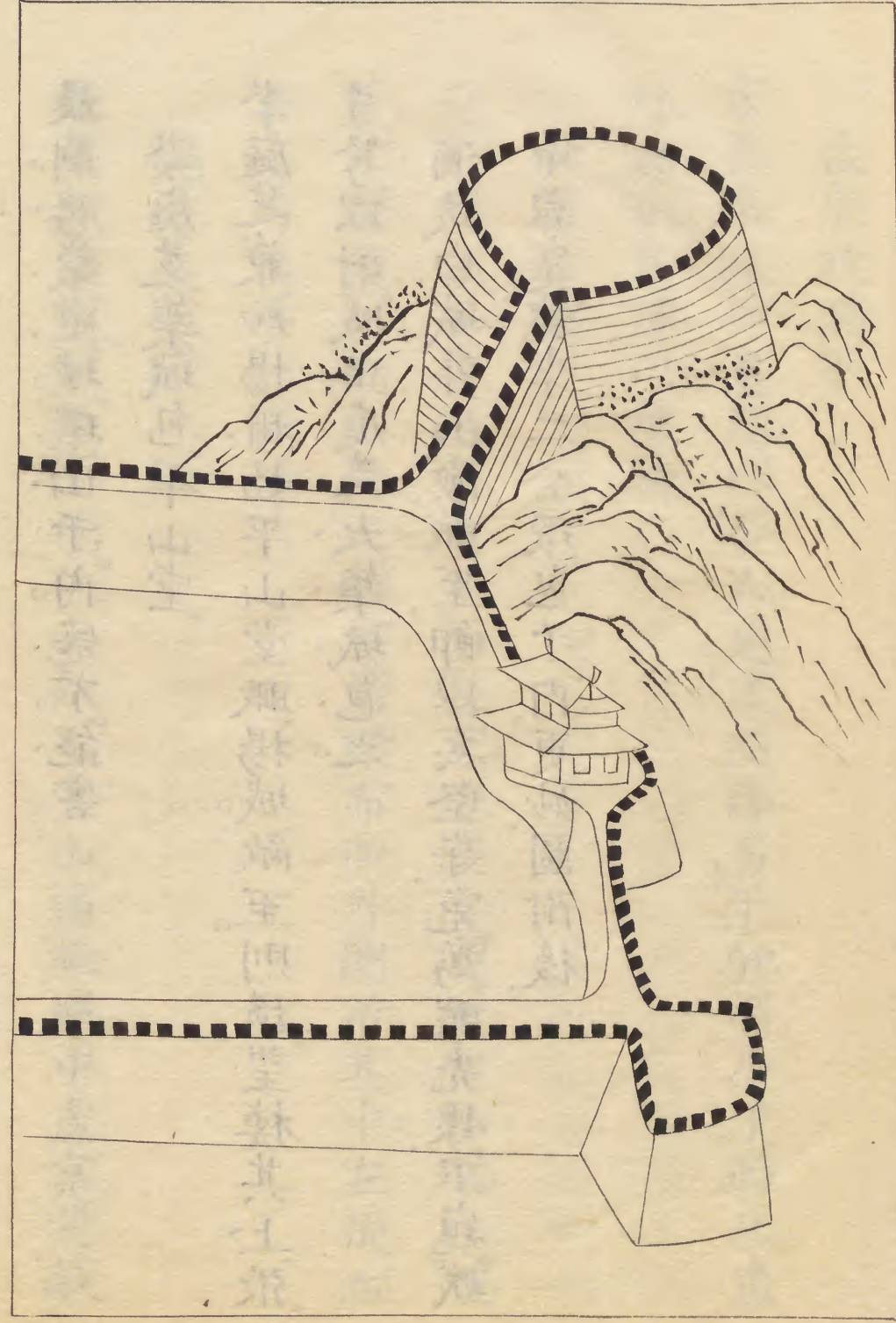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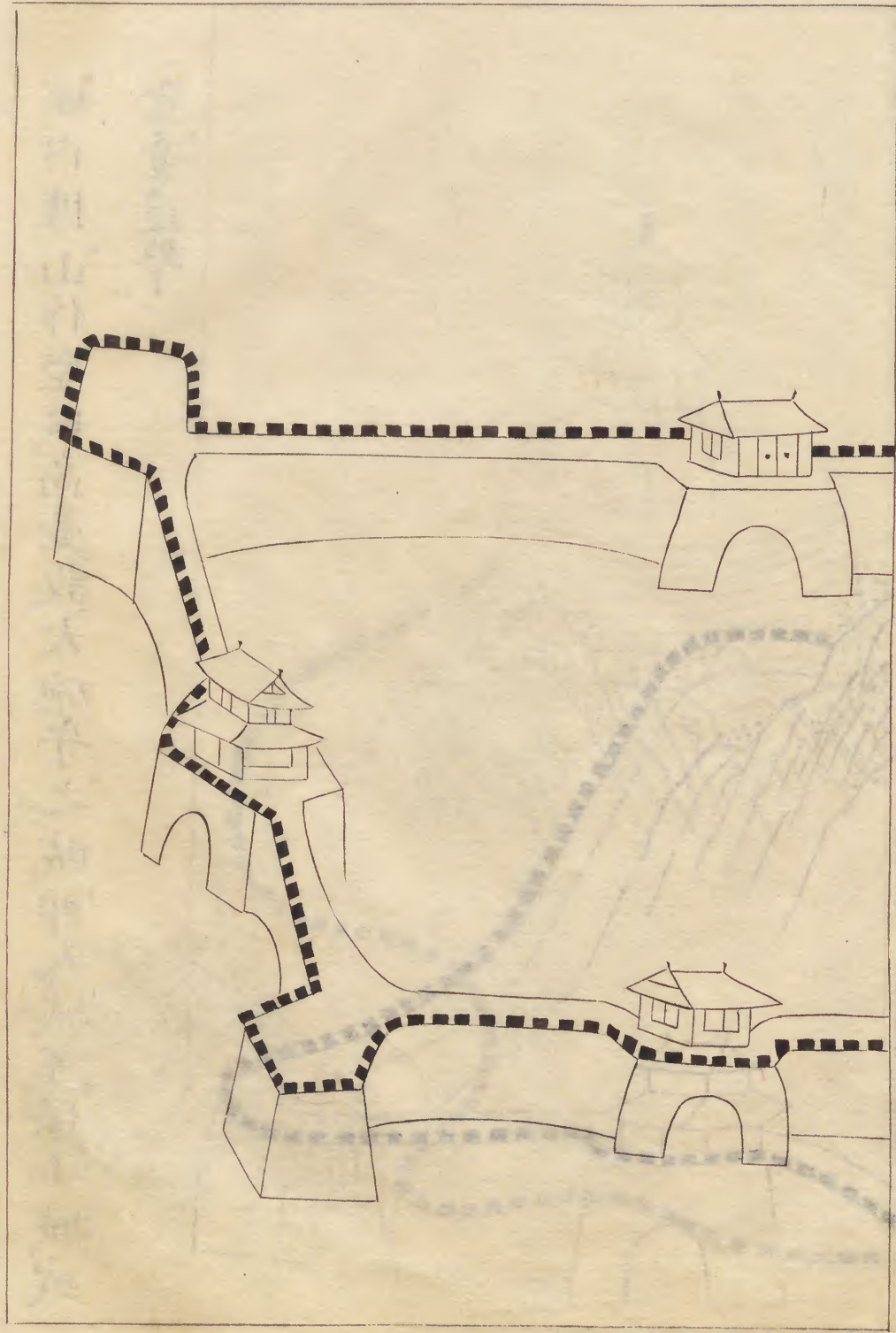
最劇。勝築重城。環山于內。寇不能害。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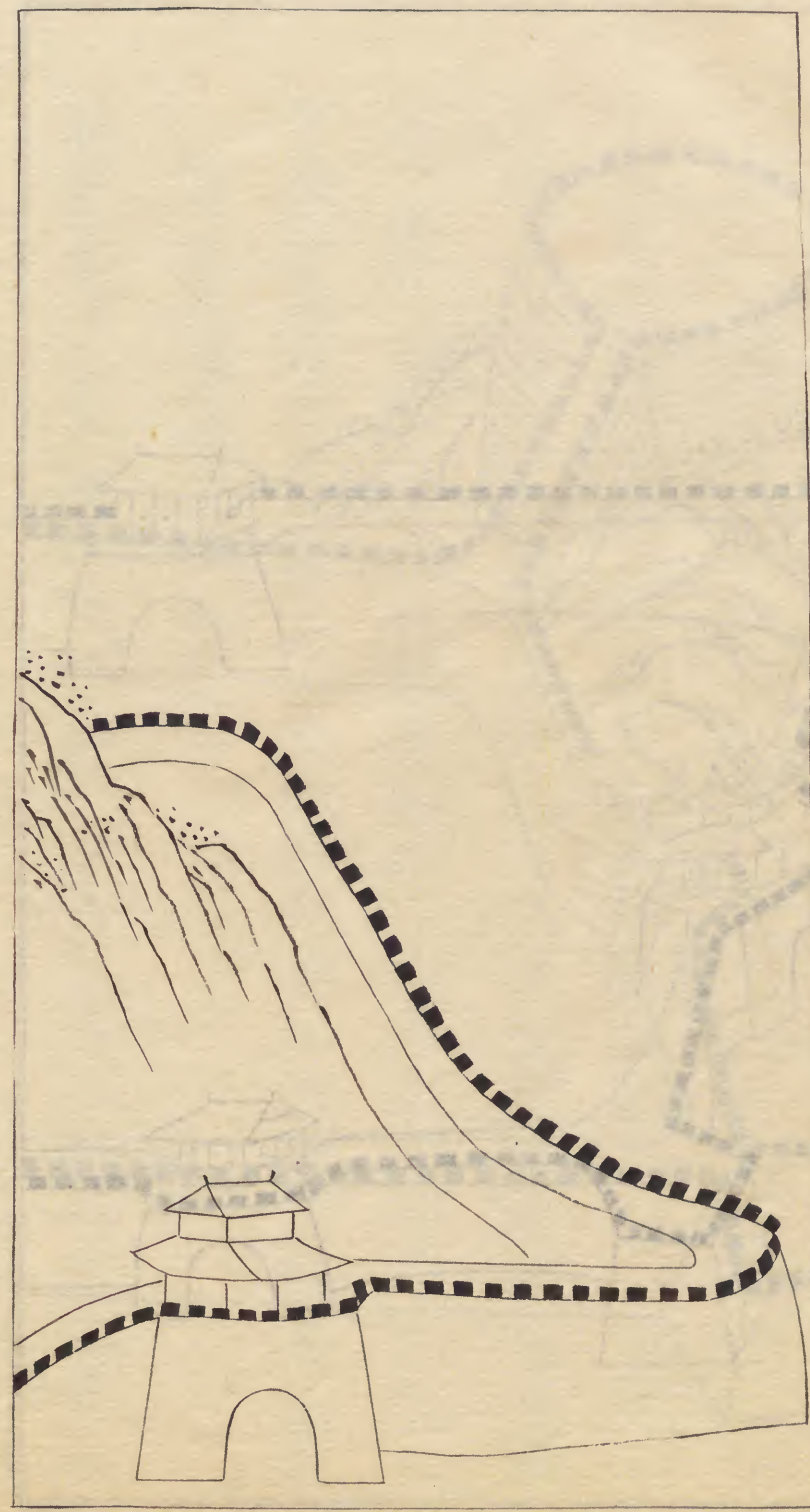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

酒民曰。城外山險。賊至。即以兵堅守。免為賊先據。下窺城中。虛寔。魏李二公環包于內。更妙。圖附後。









城内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砲守之賊卽入城可保小城或  
 登臺遠擊<sub>上</sub>



失險可以爲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密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泝水上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不進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鄧艾遂長驅而前破瞻斬之成都守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



別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拘束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梁王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道。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  
嘆曰關險如此而使<sub>レ</sub>我過<sub>レ</sub>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宋不守河之險

金幹滴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于河北岸金將  
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  
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度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  
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  
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  
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寘  
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  
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  
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  
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



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

并游百金方卷六終

并游百金方卷七

方略第七

安插鄉民

盤詰奸細

擺塘報

假便宜

編丁壯

早分塚

量軍馬

安插難民

設墩臺

重偵探

分信地

派守具

預演習

選鋒彈壓



遊兵策應

奇兵更番

屯兵外拒

養人力

備犒賞

和衆志

擇賢能

專號令

戢青衿

恤下情

寘弔車

寘繩梯

安插流民

安插流民

安插流民

安插流民

并游百金方卷七

惠麓酒民 編次

雅言居士 重訂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哺牀下  
怖伏凡今之人匪歌則哭運斤成風于焉逍遙目無全牛  
可以奏刀輯方畧

安插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為設處如廟寺之類  
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栖



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羊侃

梁百姓聞侯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疑。皆以宗室間之。

于謙

己巳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壯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必細開。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于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兒不同。卽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于富



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

難民來自他方。恐有奸細混入。且慮耗本城之粟。議者恒欲絕之。但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我斷其生路也。心既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貨多而便于遷徙者也。當明著為令。每口賫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無粟而有粟矣。且念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否者竟行斥逐。奸細亦何所容乎。

盤詰奸細

壕外立柵

詰奸者多在門內。且以尫羸之卒。執朽鈍之兵。不堪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為前後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面。查驗無弊。付牌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周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驗牌放進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捐詐爾。今于每城



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一人。佐貳官衛官一人輪管。各マヨリシニスル帶有眼力辨言兒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別縣人。雖ニカシテヤクカラナシコス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ウケアヒ概攔阻。

分門出入

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衆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由物色爾。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違者即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行。不許誼譁僥越。則法度清肅。カケスケル

而譏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物色。奸細無所容矣。

設墩臺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門。床板二扇。鍋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鹽米足一月。種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粗徑二尺。長三尺。煨羊角染紅色。爲之。上用油蓋。防雨。下加墜石。防風。長竿一根。輓轆車。繩全備。墩軍職掌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晝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扯燈。隣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



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放砲扯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南方連砲旗色紅。白旗三砲賊西至。

四砲旂北路逢。

放砲扯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從東。雙燈雙砲看南風。三燈三砲防西面。

四燈四砲北方攻。

酒民曰。大約斥堠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糞絕少。拱把之草。火然不久。且遇陰霾。

何以瞭望。懸旗懸燈。其法誠便。

居士曰。余曩見江陰趙鳴珂。有各省傳烽歌。一日夜可傳

七千餘里。真防守之良法也。將來當另刻一編。以附於後。

守墩約

一本墩失。悞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砲扯旗。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衆。

一本墩見賊。放砲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運薪水。二名為一班。分為二班。



半月一換赴墩。若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有下墩回家者，無

警細打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

軍細打割耳。勒限真辦。該管官連坐。

一遇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

以缺少軍需法治。

### 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次數，不定日期，四面分撥人員點查。不到者，綁

解治罪。

一差點人員，敢分受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墩親到，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細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有無。次看火藥油燭完欠。次看號銃裝收何如。次看旗燈有無損壞。次看旗桿豎實何如。梳繩扯試是否堅壯。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臥處所，是否在墩宿歇。一試銃試旗，扯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扯旗，皆不接應。知是



墩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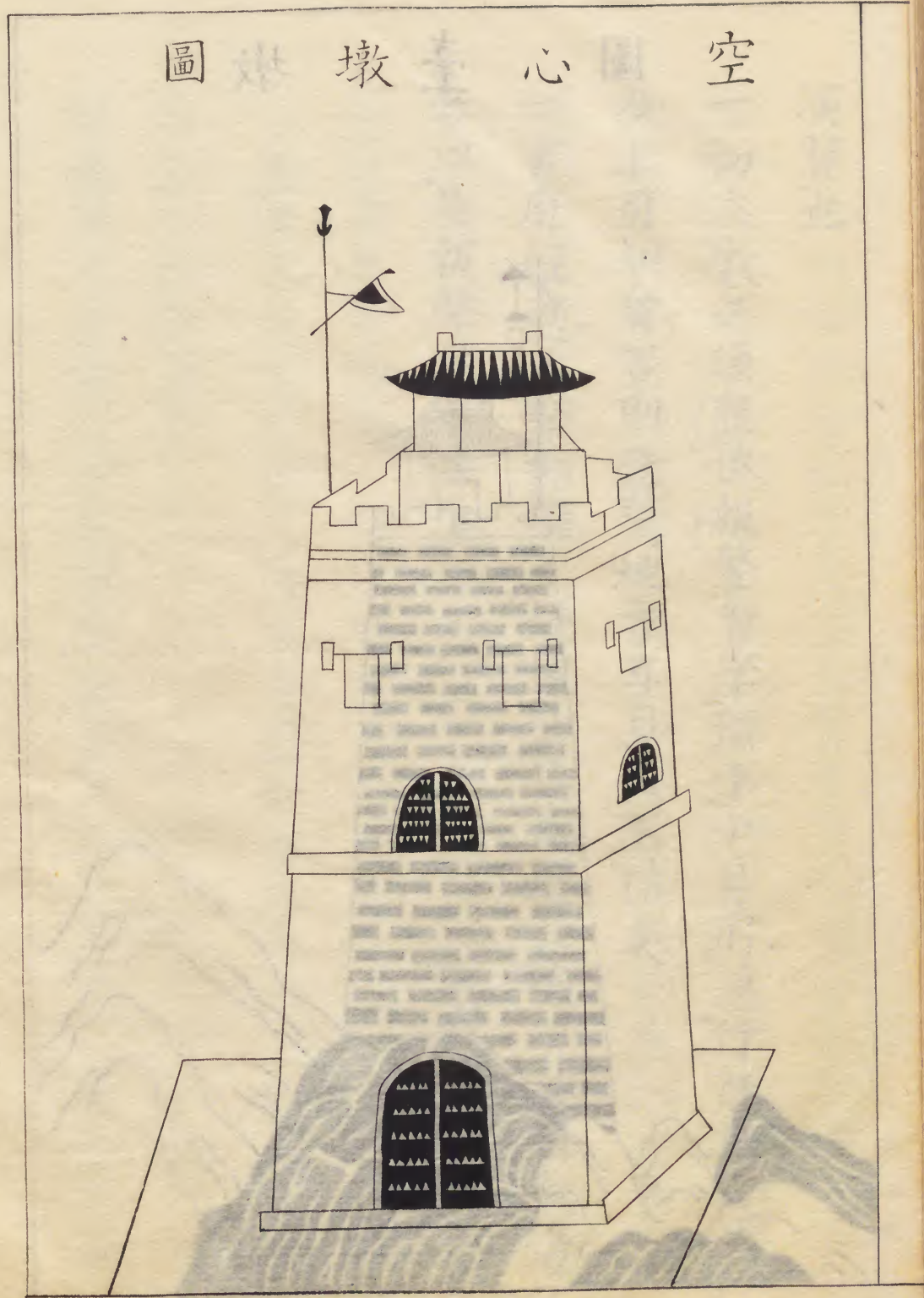


演習也。

一初立墩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預于十日前通行隣近居民  
 及上司知會否則恐驚地方耳目後不信矣  
 一官府經過止擊柳羅不許擅扯旗舉燈放砲以疑隣墩違  
 者以妄報聲息軍法治



空圖心臺墩塔圖



擺塘報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撥五人。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雨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擺塘約至隣境交界即止。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遲期。及應備隨身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厥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重偵探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喪耳目。則為廢人。軍喪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是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酒民曰。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段之采。便宜拚性命入死地探約耗乎。故用兵一事。須大手筆人為之也。

假便宜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衿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處斷。一面之事。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省發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庶事有責成。



居士曰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卽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編丁壯

守城必派堞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大厦千間。貧家一室懸罄。一門一夫。貧者安宥心服。且非獨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餬口不暇。豈能餒其腹。餒其家。執干戈而扞矢石乎。必也酌量闔城堞夫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炤家計厚薄。公派堞夫多寡。如家丁義男。不足所派夫數。許出賃雇募貧民代爲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

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寔彼此相安之道也。

一每堞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只一人。不<sub>二</sub>日精力已疲極。賊乘倦攻之。豈不悞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堞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炤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冲要之處。各寘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慣習官兵。準備裝放。堞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



一條最為得力。

早分塚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人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于城塚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預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已時炤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已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

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量軍馬

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于彈壓遊兵若干主于策應奇兵若干以備更番各墩各塘各探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獄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彈壓

此係中軍

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驍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



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援邠州。軍士白晝羣行。丐頡于市。有慊。輒擊傷市人。推釜鬲甕盎于道。甚至撞壞孕婦。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于百姓者也。如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齊湣王之筋。懸之梁上。畢受其楚毒而死。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于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反為客所操縱。劫制其主耳。強主之道。莫先于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起羣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

為腹心。張為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勦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戢援兵之害。不至容兵勝于主兵。若虺而胄。丐而甲者。譬如羶羊見草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

遊兵策應 四枝

守堞舉表。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胆畧。善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方。壯其聲勢。每方之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攻城。舉三表。賊攀牆。舉四表。夜則加燭于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援。但一



門有倣。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奇兵更番 二枝

四門城堞。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久。兵力不支。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倣各炤信地。急為應援。與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敵倣。須于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城中相為犄角。牽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

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敢出為無策。

養人力

書息

戰卒不睡。恐賊向夜乘疲竊入。須畫令輪班休息。

備犒賞

激勸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



塚夫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對衆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矣。

和衆志

昔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則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至敵強寇偏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橫奸私執拘敗羣之人衆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財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貴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

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卽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卽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拘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者不爲長益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于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專號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一人。副貳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軍號等類者。重治。即果有未便。合須改易。亦必先申主守。聽憑裁奪更移。使人畫一可守。

戢青衿

從來城守必派諸生。謂其才能禦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扞圍。乃藉其方畧。收禦敵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裂之勢者不少。則豪生逞臆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聞做時。須集教官諸生于明倫堂設誓。有敗類者。鳴鼓攻之。倘塚夫

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陴。而以本坊緝奸事宜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為守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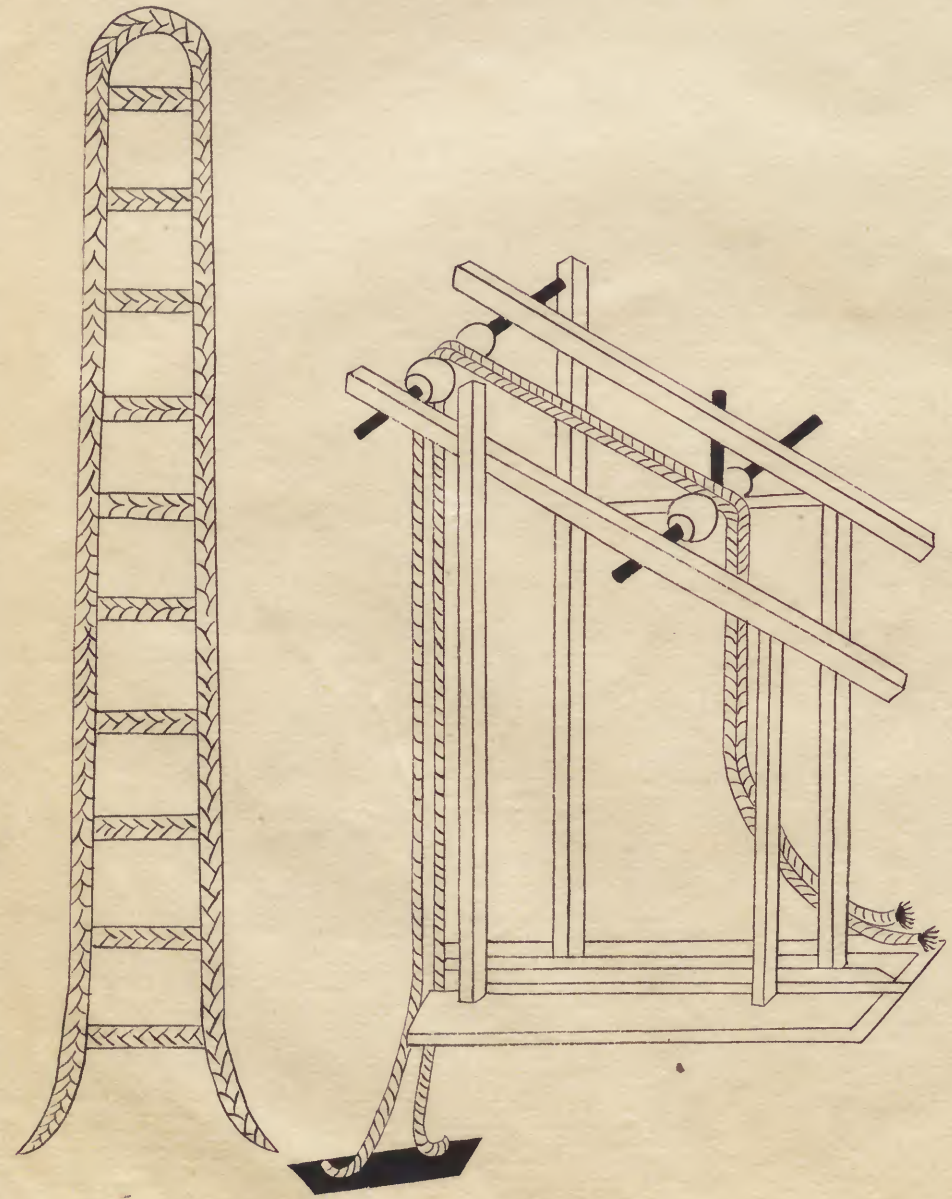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上散瓜果。給扇傘。貯冰水。煮香茹飲之類。以防暑暍。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火爐。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無資。而宦家富室。討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于何有。本且盡。去息于何收。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





吊 車 繩 梯



曉諭勸勉待事平之日再徵催未晚也

真吊車

四門及敵臺左右各真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入

真繩梯

巨繩繫橫枕為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